

王荔人：

历史上百姓与大运河
紧紧依偎，吃水、用水、
出行、生计都离不开这条
大河。两者曾经发生了哪
些水乳交融的关系？

白世国：俗语“拉不尽的盐山，
灌不满的沧州城”。“灌不满的沧州
城”是说沧州粮市的繁盛。清末民国
时期，沧州城厢粮食市养活了一城百
姓。百姓去盐山、庆云买粮食，一头
驴驮两口袋，来沧州大集卖。路过义
和街时，驴垛子络绎不绝。当时临
清、德州、天津、北京等多地粮商通
过粮栈、斗行大宗购买粮食，在运河
码头装船运走。冯家口、砖河、捷地
、兴济等，都随着运河兴盛而兴
盛，随着运河断流而复归宁静。千帆
如云缥缈去，此地空余砖河名，让人
慨叹。

现在，有人仍在使用摆渡。我在
一篇文章上记述：“连绵几日的秋雨
终于停歇，天气放晴，太阳映照着青
县王黄马渡口……从那岸到这岸需要
两三分钟时间，但划渡船这件事，李
维杰却做了近40年。往返收费一
元，没带零钱，同样过河。义渡古
风，摆渡人坚守的是一份传承。”

张彦广：小时天天河边玩，船过
时，激起波浪冲向岸边的胶泥，时间
长了一层层一道道，像山峦、像层
林、像云彩。胶泥被反复冲击后，成
了硬硬的泥猴儿、泥花儿、泥人儿，
千奇百怪，不一会儿就会拾一口袋。
那时脚行招工，先问能不能扛三百
斤。有个大力士，能扛3麻袋盐，手
还不用扶，我们看得都直吐舌头。船
从上游过来停泊，纤夫逆水拉着，好
让脚行的人装船、停船。起船、停船，
纤夫们唱的号子不一样。新纤夫在后，
老纤夫在前最用力，整个人头前脚后
快趴下了。摆渡是运河两岸人们来往
必由之路，随到随开，无论人多么少
从不延误。过河的费，有就多给，没
有的分文不取。凡过河的人，不管谁
都热情照顾。河水大时在船上安有扶
手、板凳，有不成文的规矩如：礼让
货船、夜不渡河，僧人、盲人、艺人
不收费等。吴桥新建的运河驿站中，
就有“摆渡慈航”这一驿。

陈金升：我在泊头运河边出生长
大。1965年以前，运河水流常年不
断。水位最高时，多为8月上旬，俗
称“秋傻子水”。河水打着漩滚滚
北流，撞击桥桩，声响震耳。1953
年7月上旬至8月上旬，境内降雨
629毫米，河水暴涨，2万余名干
部、民工防护河堤。有老者讲，这
一年河堤增高了半米多，有的群众捐
木料护堤，泊头清真寺正东的“大圆
门”就是那年用来挡了河堤。1963
年7月下旬，黑龙江流域暴雨成灾，
这年我小学毕业，充当半劳力运土挡
岸，河堤增高了大约1米。

由船运派生出来的是脚行，俗称
“扛大个的”。一根扁担，一个垫肩，
或几户合用手推车。脚行卸圆木用红
棒，前端为半圆形大铁钩，捆扎也有
专门技术。抬一次，发个竹签，数签
算总数。抬大件有人领喊号子，众人
接号，以形成合力。

泊头摆渡少不多。大摆渡口位于大
王庙处，可以摆渡满载货物的大车。
小摆渡口位于胜利桥北侧，只能摆渡
行人。中摆渡口位于现冀泰丽景小区
南门前的小道处，可渡小推车、小拉
车。

那时家家户户都要到运河里挑
水。一担水送到雇主家，近处最少收
3分钱，远处最多收1角钱。到上世
纪50年代后期，远处送水上用了小
推车。从河中汲水产生了水凳子，无
腿的一端搭岸边，有腿的在河里。在
岸边埋一铁桩，用铁链子拴到木凳
上。挑到家中的河水如需急用，则加
白矾沉淀。

船、纤、脚行以及服务业养了一
批人。解放后，最早建立的运输一、
二队，就是在脚行的基础上建立的。
而运输业是泊头解放60多年来重要
的经济支柱，现在的汽车运输是原来
的延续。

梁兰新：在吴桥桑园大第九村
西，有个大运河民俗文化展馆。馆内
一面墙上镶嵌着很多从运河里捡的瓷
片。有码头的地方瓷片最多，据说以
往开船时会往河里扔瓷器，寓意“碎
碎”平安。那里的“鱼化龙”石，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它是龙头鱼身、
龙鱼互变的形式。鱼化龙有两种说
法，一是鲤鱼跳龙门、独占鳌头，喻
金榜题名；另一说法是龙头鱼身者乃
“摩羯”，一种神鱼，类似于河神。这
令人联想到大运河的守护神，护佑着
人们过上富足美满的生活。

王荔人：

大运河文化系列访谈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大运河沟通南北，南北交流对运河沿岸文化和生活产
生了深远影响，在百姓生活中有哪些烙印？

张彦广：半天下之财富，悉由大运
河进出。繁盛时，满载着南方地区粮
食物资的漕船首尾相衔，浩浩荡荡。
当年的运河流经之处，“缎库”“瓷
器库”“灯笼库”，是南方物品卸
船入库的地方；“北新仓”“南门
仓”“北门仓”是当年存储漕粮的
国库。比如桑园水驿作为重要码头，
朝廷在这里设盐卡，后称“柘园巡
卡”。也正是盐卡的设立，桑园贩
盐售盐才盛行起来，于是才养活了一
条商业街——盐店街。

“先有窑厂店，后有北京城”。安
陵窑厂店的青砖就是从运河一路北
上的。安陵运河边上曾有一座3层的
望官楼，晚上楼顶上燃着火堆，既是
灯塔，也是瞭望哨，说明当年南北交
流多么频繁。那时运河边集镇多、庙
会多，商业繁荣，而百姓“银吴桥”
的叫法，也反映出了吴桥运河岸所产
“御河棉”在全国的影响。

白世国：在商贸上，运河对百姓
生活作用很大，如流河镇、青县、兴
济、捷地、砖河、冯家口等沿线城镇
的商业都因运河而繁荣。

在农业上，捷地减河、兴济减河、
马厂减河消弭了水患和灌溉了农田。
南北农作物移植与栽培，提高了运河
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宗教文化也深刻
影响着运河沿岸的百姓，几乎每个村
庄都建有寺庙。每座寺庙都有来由，
譬如砖河有三处险堤，建在险堤上的
真武庙就是希冀神灵护佑村庄平安。
还有运河区上河涯村村北有白衣古
庙，香火极盛，僧侣颇多。光绪年间
重建的白衣庙称东寺，东寺里关帝
像前另有一木雕关帝坐像，三尺多
高，身披绿袍，手抚长髯，

王荔人：

大运河畔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如杂技、武术、曲艺、
剪纸乃至建筑等，有哪些与大运河融汇的痕迹？

张连杰：吴桥杂技艺术享誉世
界，就是依靠大运河的传播。明清民
国时，吴桥“村村有杂技，人人会
一手”，民国初期出现了众多享誉
世界的杂技英豪。随着津浦铁路建
成，大运河漕运功能逐步消失，但德
州以南至临清的运河河道舟楫畅通，
大型载重船只还可通行；德州以北
至天津的河道，也可航行吃水较浅的
载人汽船。

吴桥著名的杂技老艺人史德俊，
组建“北京班”出国时，首先到外
国驻天津的使领馆办理护照。史德俊
就是乘大运河的小汽船到达天津的。
还有被冠以“杂技大王”的孙福友，
上世纪30年代在老家孙龙村修建西
洋风格小洋楼，所用的水泥白灰等建
材，都是通过大运河从天津直接运到
连镇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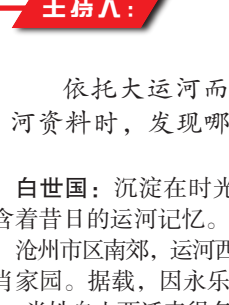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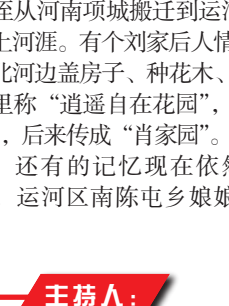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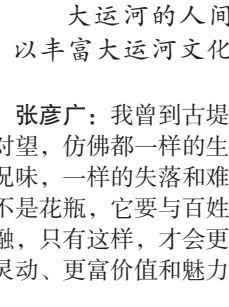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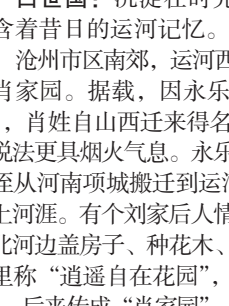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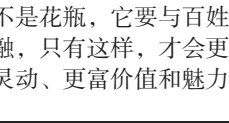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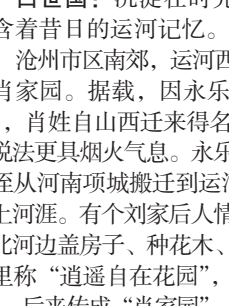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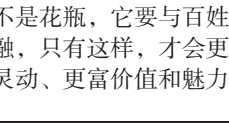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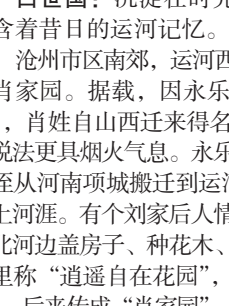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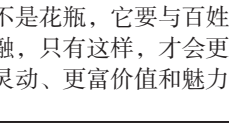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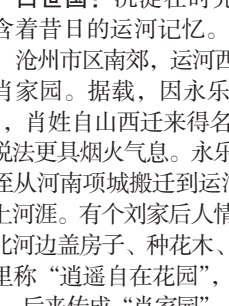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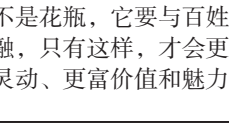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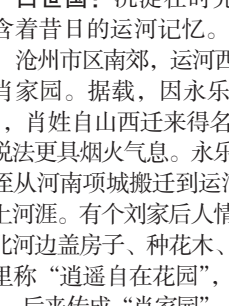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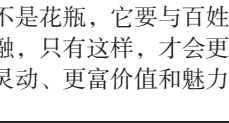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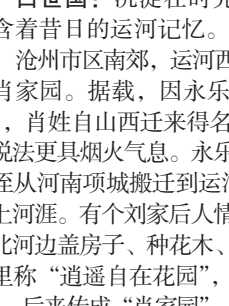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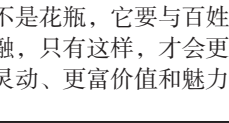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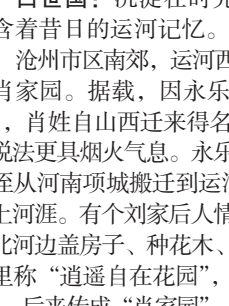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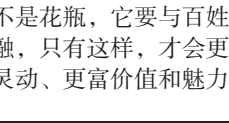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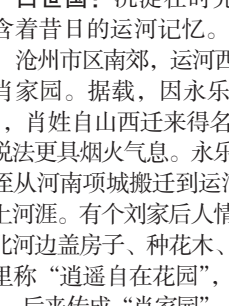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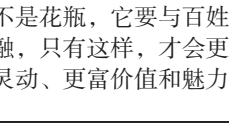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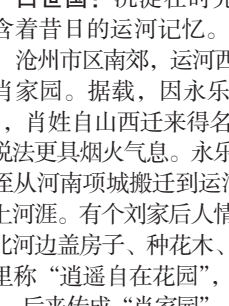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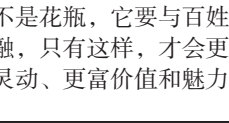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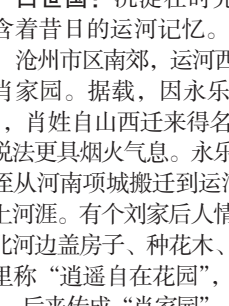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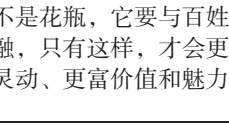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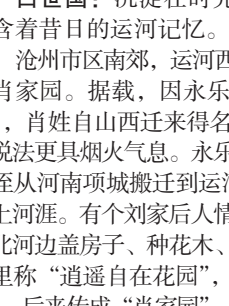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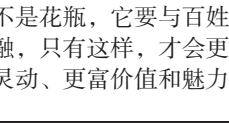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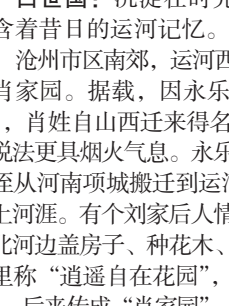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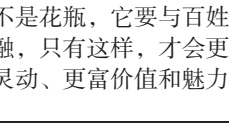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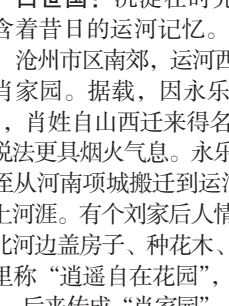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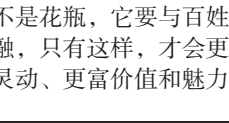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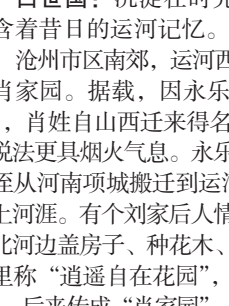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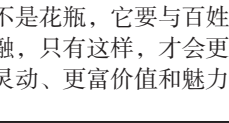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运河记忆 烟火气息



王荔人：

<